

朱怀新的艺术人生

浮云蔽白日，岁月忽已晚。朱怀新的作品跨度从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末期，创作几乎未曾中断，在近现代女艺术家中殊为少见。

□ 撰稿 | 胥 韬

1917年冬，朱怀新生于江苏省徐州市，原籍松江。作为一个女性，她生在了一个大时代，对女性来说前所未有的特殊时代。帝国的崩溃，科举制的废除，辛亥革命的成功，新式学堂的逐渐普及，使得女性也可以和男子一样接受教育，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的专业和职业方向。于是她考名校，择名师。先后在苏州美专、杭州国立艺专、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求学，师从颜文樑、林风眠、吴大羽、徐悲鸿、吕斯百等人，接受系统的西画基础训练，孜孜不倦，乐在其中。

在那个时候，时代的风雨似乎侵入不到个人的小生活。即使在战争时期，中央大学艺术系在办学最为困难的重庆时期，朱怀新一心所念的，依然是对绘画的不倦练习。最终，她练就了扎实的西画基本功，毕业后她一直从事教职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她进入上海行知艺术学校、第一师范学校任美术教师。执教30余年，桃李满天下，为中国的美术教育培育了一支特殊的中坚力量，刘文西、戴敦邦、吴永良、韩伍、陈希旦、谢春彦等诸多大家、大师都是朱先生的弟子。

人生的起落不定，有时是在一念之间，有时是在一语之间，有时是在一夕之间。有时甚至没有缘故，有时甚至尚未大起，就已跌入谷底。上世纪60年代，朱怀新因为丈夫俞云阶被打成右派，开除公职，而开始进入了人生最艰难的时期。丈夫的右派身份，母亲的地主身份，自身要面临的思想改造，孩子的幼小和生活的窘迫，没有使朱怀新放弃绘画，她利用自己美术教师的身份，在人生的至暗时刻，依然坚持着自己最初的理想，最热爱的工作——绘画，教书育人。

在这个时期，她留下了大量小尺幅油画、素描和速写，这个时期艺术家笔下的人物，是



朱怀新自画像 1940年 油画 28×20 cm。

她的绘画中较多体现了政治元素的类型。画中的男女老少，各色人等，带有更为强烈的时代特点，浓眉大眼，脸色红润，表情昂扬。最有意思的是朱怀新笔下的街市景象，这些最平常的街景里蕴藏着永恒的况味。那是无论什么年代里，永不会消灭的普通人生活的气味。那一时期的朱怀新喜欢画花，画她身边的日常之物，相比起人物和风景，她笔下这些优雅的花卉，更多体现了她的个人趣味，时代的风浪里自我无处藏身，样样都要交代。而这些充满生机勃勃的花朵，厨房里的食材，沉默的瓶瓶罐罐，是疲惫心灵最好的藏身之地。

20世纪70年代后期，动乱的生活终于结束，丈夫俞云阶获得平反，孩子们也已经长大成人，朱怀新的生活渐渐趋于正常，也有了个人比较自由的创作时间。这个时期她的心情逐渐明朗，多次外出采风，前往福建、湖北等地写生创作。祖国的大好山河激发了她的画兴，此时的人物和风景作品，色彩热烈，笔触轻快奔放。除了西画之外，朱怀新开始尝试国画的创作。她的国画题材多为各类花卉，和油画一样，笔触奔放，类似于泼彩手法，可以说是画家晚年的新尝试。

浮云蔽白日，岁月忽已晚。朱怀新的作品跨度从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末期，创作几乎未曾中断，在近现代女艺术家中殊为少见，而且难得的是作品及生平文献的保存相当完整。此次在中华艺术宫举办的“平畴良苗”展览，综合展示朱怀新从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的油画、中国画、素描及速写作品，梳理其作品脉络及风格变化，显示她作为一个以现实主义为自身创作目标的艺术家，在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里，面对时代的剧变和家庭困境，坚持不懈的创作和自我风格的完善。■

信息

日月同辉、华夏共美—— 2020 沪港澳台绘画联展

近日，由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、上海自贸区国际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、刘海粟美术馆共同主办的“日月同辉 华夏共美——2020 沪港澳台绘画联展”在刘海粟美术馆开幕。展出林曦明、汪观清、杨正新、张培础、陈鹤良、何百明、朱刚、童雁汝南、陈成球、赵维富、杨大名、杨秀樱、李振明等来自沪港澳台的85位艺术家的106幅作品，参展艺术家及作品数远超过往届。